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九

炎徽紀聞卷三

田汝成

奢香

奢香者貴州宣慰使霑翠之妻也霑翠之先火濟者蜀漢時左丞相亮刊山通道擒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唐阿珮宋普貴元阿畫皆以歷代開國時納土襲爵居水西號大鬼主霑奉仕元四川行省左丞兼順元宣慰使洪武四年與其同知宋欽歸附高皇帝嘉之以霑翠爲貴州宣慰使欽爲宣慰同知得各統

所部而靄翠兵獨強盛分四十八部每部以大頭目
領之時都督馬燁鎮守貴州以殺戮懾羅夷羅夷畏
之號馬閣王靄翠死者香代立燁欲盡滅諸羅郡縣
之會奢香有小罪當勘燁械致奢香裸撻之欲以激
怒諸羅爲兵釁諸羅果救救欲反時宋欽亦死其妻
劉氏多智謂奢香部羅曰無譁吾爲汝訴天子天子
不聽反未晚也諸羅乃已劉氏遂颺馳見 太祖白
事 太祖召訊之劉氏對曰羅夷服義貢馬七八年
非有罪馬都督無故騷屑恐一旦糜沸反謂妾等不
戢敢昧死以聞太祖然之還宮以語 高后且曰朕

固知馬燁忠潔無他腸第何惜借一人以安一隅也

命高后召劉氏宮中訊之曰汝能爲我召奢香乎

劉氏曰能卽折簡奢香令速入見奢香遂與其子婦奢助颺馳見太祖自陳世家守土功及馬燁罪狀

太祖曰汝等誠苦馬都督乎吾將爲汝除之然汝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若蒙聖恩當令子孫世世

戢羅夷不敢生事太祖曰此汝常職何言報也奢

香曰貴州東北間道可入蜀梗塞久矣願爲陛下

刊山開驛傳以供往來太祖許之乃召燁入朝議

事燁初不知所以旣出境乃知之大恨曰孰謂馬閻

王乃爲二妮子坑耶悔不根薙赭爲血海也旣入見
太祖數其罪狀燁一無所荅第曰臣自分梟首久矣
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示奢香曰吾爲汝忍心除
害矣奢香等叩頭謝乃封奢香順德夫人劉氏明德
夫人高后賜宴謹身殿遣歸賞賚甚厚命所過有
司皆陳兵耀之奢香旣歸以威德宣諭羅夷羅夷皆
怙然懾服奢香乃開赤水烏撒道以通烏蒙立龍場
九驛馬匹廩餼世世辦也

論曰馬燁功勳史不概見貴州人獨能談之嘗築會
城磚厚五寸許一不中程卽殺作者令諸夷自窰所

達城所駢立而接運終日無敢跛倚廳事以合抱木
爲之至今無傾末樂初有顧晟者守貴州脩燁故事
諸羅畏之號曰老虎然晟以靖難功眷任特厚不疑
所行噫燁殆數奇不幸矣

安貴榮

安貴榮者靄翠之孫也奢香死靄翠之弟安勻立子
孫遂以安爲姓世驕蹇不受節制卽聽調從征非徼
厚賞不赴所過村落殺掠無噍類者諸羅亦獷悍眇
官軍嘗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水西羶衫疊塞耳貴榮
多智畧善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叅政猶

快快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
勘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譴謫龍場驛丞貴
榮甚敬禮之守仁乃貽書貴榮曰減驛事非罪人所
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偶問及之不謂其遂
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
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于一時
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
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

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
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
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
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
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
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
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賞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
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 朝
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爲使君爲叅政也非設
官之舊今又于進不已是無低極也衆必不堪夫宣

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
官矣東西南北惟 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
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
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
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
不速又可求進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于義反之于
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
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旣而
驛竟不減宋氏部羅阿賈阿札等叛人言貴榮嗾之
而督府檄兵安家輒違約不至守仁復貽貴榮書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
言出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賞錫之以擅刀
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
司得是說卽欲聞之于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
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
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
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悉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
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
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
圍郡公又復徐徐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

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
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
知識方揚言于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
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
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
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
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
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
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
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

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
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
陽保靖有彭世麒等人謂斯言苟聞于朝朝廷下
片紙于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兵分安氏之所有蓋
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
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
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
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于外以
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
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

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已往之愆要將來之福其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貴榮死子萬鈞立淫酗嗜殺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督府來衙候于外次忽有賊刃萬鈞頭去一城闐然督府索賊竟不得亂五六年不定其弟萬銓廉知土目烏掛所弑也撲殺之併其從者百餘人遂自立收其嫂爲妻督府置不能理而萬銓恣橫尤甚

論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于諸蠻哉何其祚之綿末也羅鬼愍而戀生與諸夷異卽暴虐不怨其他強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

授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恣殺戮服食僭儼自
專無上彼何歉于南面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單弱征
勦必賴水西長彼桀傲萬一衝決則雲南非所有也

田琛

田琛者故思州宣慰使也自宋元來世有思州宗族
蕃衍自叙出自關中蓋漢高帝徙齊諸田關中而巴
蜀關中近地遂蔓延于此今婺川縣有齊地圖猶稱
齊田云諺曰思播田楊兩廣岑黃言大姓也吳元年
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慰司以仁智爲宣慰
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浴河婺川以獻僞夏明玉珍

洪武五年明玉珍敗茂安乃降立爲思南宣慰使琛
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之子宗鼎爭砂坑日尋以兵
宗鼎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瓦屋樹稭林子弟不得
讀書民大疾苦未樂初遣行人蔣廷瓚往勸之琛自
言願見琛上白事廷瓚遂以入覲琛言思南故思州
地當歸思州琛上曰思南叛歸僞夏時何不徑取屬
汝耶琛畫土分疆是朝廷事汝安得擅有之琛復訐宗
鼎諸不法事琛上曰過惡在彼汝何與焉琛安分守
土再犯吾礫汝矣琛叩頭受諭而還與宗鼎構殺如
故十一年十一月琛上乃遣旗校數人潛入二司執

琛宗鼎去城中無聞知者頃之忽一官開黃榜諭諸
夷曰首惡旣擒餘無所問于是諸夷怙然琛宗鼎至
京師咸斬之乃諭兵部尚書印全忠等曰思南思州
之民苦田氏久矣其滅之以爲府治遂建布政司貴
州以廷瓚爲左布政使時廷瓚以爲行在工部侍郎
矣
論曰二宣慰之就擒也而神謀睿策亦已周矣發單
輶持尺札入夷落桑陰未徙而縛其兩雄市不易肆
何其善哉迺今翦滅草竊直眇小耳符檄紛紜張皇
漏洩蓋承平狃縱賞罰不章上不圖危而下不習武

也

楊輝

楊輝者播州宣慰使也始祖鏗元時爲安撫使洪武初納款授宣慰使三傳而輝襲之怙富負險代恣豪舉輝二子長友次愛友庶而長輝以妾故特嬖之屢欲奪嫡而安撫宋鞞長官毛釗等不從曰楊氏家法立嗣以嫡不以長主公奈何紊之以啓亂階輝不得已乃嗣愛而嬖友之心終不解侍客張淵日愆憑之因說輝曰主公欲貴孟主而戚戚以仲主爲讐卽使奪彼以與此不過轉移故物耳且貽口實于後人何

不別爲孟主地雙貴而朋立是使孟主創業而傳世也輝曰爲之奈何淵曰天霸諸苗主公部境也山箐險遠愆而易凌誣之曰賊而請兵討之歸功孟主因請立官分治則事爲有名矣輝大喜乃召容山長官韓宣重安長官張通計之將以疏請宣曰天霸諸苗力耕服役皆順民也奈何以賊誣之輝大怒立杖殺宣通皇恐股栗叩頭曰諸苗誠賊也乃從輝署名疏言苗亂請兵討之部議報可乃命都御史張瓚將兵討之諸苗被戮者千餘人輝通賂于瓚瓚乃盛陳友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賊誠設安撫司于安

寧以友爲安撫使則諸苗不復反矣時友年纔十三
耳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旣而爛土諸苗
齎果等忿天霸以無辜受戮也時時攻安寧瓚又疏
請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十九年輝死愛脩怨于淵
淵屢謀殺愛不克二十一年丹章諸苗寇安寧四川
右叅政謝士元副使翟廷蕙都指揮楊綱以兵往過
播州詣愛家置酒交會翌日視學適州民賽社士元
等因坐學宮觀之愛復攜酒以往訓導楊禮者介士
也艱然諫曰視學而觀社提兵而樂酒畧等威而款
下屬竊爲明公恥之士元等大慚而起淵自知不容

于愛乃嗾友誣愛通苗越境爲亂報之貴州守臣而致書舉人路義令通賂上下安撫宋鞞獲之以報愛愛乃易書于義僞以人往義信之詣貴州守臣陳愛反狀守臣不聽曰播州非我轄也義復書于友信非奏聞不可愛得書以報四川守臣友淵大懼乃誣疏愛嘗言夢騎龍登天上帝謂我曰南方帝子也又嘗立嵩呼門金水橋以擬宮禁廷議大駭乃命刑部侍郎何喬新錦衣指揮劉綱會四川都御史御史等官鞫之淵以妖言坐死士元等落職義削籍友愛皆論死贖免之友削官竄保寧無何友黨篡友以歸與愛

仇殺不已而友子張愛孫相尤酷毒嘉靖七年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張黨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遂流禍請立安撫司于凱里屬治貴州以張為安撫使而相宣慰屬治四川如故然其仇固自若也諺云骨肉讐醢參商播凱

論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楊輝奪嫡之私耳一妄夷酋上書誣人以逞兵部不覈實而遽爾興師非徇情何以有此張瓚欺君曲法造禍百年蔓延邊徼其後展轉調停不過分疆別省耳貸禍首而不究何以服諸夷哉

阿溪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苗也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
養子曰阿刺膂力絕倫被甲三襲運二丈矛躍地而
起輒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爲渠魁近
苗之弱者歲分畜產而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
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
期爲勦之乃捕遠苗之悍者誣之爲賊以應命于是
遠苗亦復憚而投之以爲寨主鎮守內臣監軍總帥
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時訐官苗以收鷸蚌之利
弘治間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

總帥皆爲溪解鏞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
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優禮之扣以時事通疊疊條
荅而獨不及溪鏞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爲大若秘
而不言何也通不對再扣之仍默然鏞曰吾所以異
待若者謂能辦大事非行輩等也今若此固庸人耳
通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而愚言有益否則
公將損威而小人且赤族矣鏞笑曰何用弗辦而過
慮若此也通始慷慨陳列根枝鏞曰阿溪所任何人
而能通賂上官通曰彼獨藉指揮王曾總旗陳瑞公
必先劫此兩人乃可舉耳鏞曰諾通謝去翌日將校

廷叅鑪曰欲得一巡官若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曾
曰庶幾可者將校旣出鑪謂曾曰汝何與賊通曾驚
辯不已鑪曰阿溪歲賂上官汝爲向導辯而不服吾
且斬汝矣曾叩頭不敢言鑪曰吾欲取阿溪計將安
出曾因陳溪刺謀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鑪
曰汝自舉之曾曰無如陳總旗也鑪曰可與偕來少
選曾偕瑞入見鑪訊之亦若訊曾者瑞屢顧曾曾曰
勿諱也吾與若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以報公瑞亦
言難狀鑪曰而第誘之出寨吾自有以取之瑞敬諾
而出苗俗喜鬪牛瑞乃牽牛置中道伏壯士百人于

牛傍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
新到故不及來見公耳溪曰都堂何如瑞曰怯懦無
能爲也溪曰聞渠在廣東時殺賊有名何爲無能瑞
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公姑徐徐
何以遽舍重貨溪遂酌瑞縱談鬪牛事瑞曰適見道
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校公家牛何如溪曰寧有是
乎我當買之瑞曰販牛者似非土人恐難強之入寨
溪曰第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鬪
之優劣可決也溪曰然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溪因卽
坐以雞卜不吉又言夜夢大綱披身出恐不利瑞曰

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觀而喜之兩牛方作鬪狀忽報巡官至矣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揮耳溪笑曰老王何幸而得此榮差俟其至我當嘲之瑞曰巡官行寨君當往迎况故人也溪刺將策騎往瑞曰公等請去佩刀恐新官見刀以爲不利是求好友惡也溪刺咸去刀見曾曾勵聲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廨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爲溪刺猶謂戲語漫拒之曾大怒曰謂不能擒若等耶溪刺猶笑傲曾大呼伏兵起叢薄間擒溪刺刺手搏傷者數十人竟繫之馳貴州見鏞磔于市一境始

寧

論曰溪刺雖奸雄不過草竊鼠子耳而上下張皇功歸督府當時方面之臣提兵而巡守者尚得謂有人哉其事瑣碎不足錄錄之殆有深意焉慮邊事而無謀雖小亦敗矣余聞孔公嶺南守郡時苗賊擁衆圍城公計不可敵顧開門單騎詣虜營諭以禍福再宿而還夷人驚服終公任無敢犯境者溪刺事固其微者也

阿向

阿向者都勻府部苗也嘉靖十六年與土官王仲武

爭田構殺仲武出奔阿向隨據凱口圍爲亂圍圍十
餘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上
有天池雖旱不竭積糧可支五年變聞都御史陳克
宅都督僉事楊仁調水西兵勦之宣慰使安萬銓素
驕抗不法邀重賞以行提兵萬餘屯圍下相持三月
仰視絕壁無可爲計者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
半壁間然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曰能爲猿猱
上絕壁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鐵鈎傳手
足爲指爪人腰四徽一劔約至樹憇足卽垂徽下引
人人帶鏡砲緣徽而起候雨霽夜昏黑不辯咫尺時

爬緣而上第微聞刺刺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
骨泥爛矣俄而長徽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
四人緣徽蹲樹間壯士應命者復由樹間爬緣而上
至圍頂適爲賊巡徽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
近揮劍斬之鳴鑼代爲巡徽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徽
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下人纍纍而起至圍者可
二三十人便舉火發銃砲大呼曰天兵上圍矣賊衆
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奔下失足
墜崖死者又千人黎明水西軍蟻附上圍克宅令軍
中曰賊非鬪格而擅殺及黎明後殺者功俱不錄自

是一軍解體相與賣路走賊阿向始共其黨二百人
免圍營一空焚其積聚乃班師而以三百官兵戍圍
月餘阿向復糾爛土黑苗襲圍盡殺官兵克宅欲勒
兵勦之時汝成以按察僉事飭兵思石聞之乃獻書
于克宅曰凱口餘孽復肆猖狂竊料今日賊勢與昔
殊科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者一二梟獍負其窟穴
草竊爲奸者皆內儲糒糒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
迺敢陸梁以延歲月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
壑冒萬死一生之計謹呼而起非有旁寨渠酋通謀
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踰伏其中無

異甕缶祿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束腓而登無異哺
穀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廣畜大豕肥牛以資
擊剝也失此二者爲必敗之形而欲攝枵腹張空卷
睥目而前以鷹獵虎是曰刀鋸之魂不足慮也然竊
聞之首禍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糧亦
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踰旬不餒者無乃有間
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爲生
也夫蠻陬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于洞房委
巷之中搏擊無所爲力故征蠻之畧皆廣列伏候扼
險而趣高四塞以困之謂之得地若我遜其險而彼

乘其高順逆強弱之勢已懸倍筵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蓐食屠翦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勤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藥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羸疲之屍橐礫麾下矣若夫我軍旣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致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鑿也相持旣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惰臥刁斗失鳴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旣周奸謀益窮必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妥怙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膚見宵人徂于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

既鑒于前車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
偷國之策不可不距也茲數者雄畧必有成算而疏
腐之識敢效區區者休戚同情不敢避越俎之嫌也
至于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微亦牂牁之巨
阨也崇山密箐磴道迫脅兵不得橫鋸人不得並躅
迺遣一二眇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
能持久往者爐山之變亦甚縱橫辛蒙前列刊木鑿
竇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數年始得寧謐則今日
凱口之議似不當出爐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
綿弱失其疆場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

軀猶難報稱。迺今哄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効力，是爲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右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褫爵削籍，移其族屬編之氓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川勢有不行，法姑稍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闐，重加懲罰，庶威振恩覃，協人心而伸國法也。克宅閱書不省，集三司問計，叅將李宗祐曰：是未可以猝破也。曩賊負固久矣，屢招屢叛，徧以爲常。故渠魁無必死之心，黨與有求生之望。觀隙掩取，以計勝非力尅也。

迺今懲于剗劔之餘憤樂而集垂殊死以待我我軍
新罷負擔未弛勞勩未舒強馳而起之氣鼓不作以
棄死之虜彘強使之軍難以濟矣克宅笑曰君何怯
也吾將策一騎勒千人五日而取之宗祐曰公言何
易公獨不聞窮寇者勿逼乎一盜橫戈于市卽萬人
辟易非一盜能偶萬人也必死與有生非偶也故利
有所不角敗有所不彘知彼知己百戰不毀迺今彼
我不偶矣故曰是未可以卒破也克宅曰兵貴拙速
不貴巧遲故避實擣虛彘勝者馳挫銳者披譬之破
竹有餘刃矣緩之賊且完壁儲餉益難爲功宗祐曰

不然兵法有之好謀而成攻敵無曠故將不可驕而
勝不可狃也蒲騷之役卒狃莫敖定陶之師竟驕武
信公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吾以爲未若强弩之未
不可穿魯縞也克宅艷然曰李君一何管蒯我也乃
强檄宗祐宗祐不得已以軍往賊果殊死禦我軍我
軍敗績賊遂擁宗祐去克宅大懼以千金賂賊贖宗
祐出之事聞克宅落職 勅安萬銓勦之萬銓乃招
阿向許以不死責王仲武均其田而亂始息

論曰軍旅之交披敵棄勝將無紀律貪功以逞縱其
逸德則玉石俱焚然第以戒攻城邑勦村堡者言耳

猾賊結巢據險以抗王師此其中寧復有良民哉首
惡未擒而禁殺逸賊自貽伊戚驕憤駢集復諫興師
損威辱國書生不諳軍法往往如此嗟乎將者民之
司命存亡判于呼吸之間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安得
斯人而與之談哉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九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

炎徼紀聞卷四

田汝成

雲南

雲南古梁州裔境也在大寓西南百夷叢集其巨族
曰爨人曰爨人曰麼些曰秃老曰些門曰蒲人曰和
泥蠻曰白夷曰上獠曰羅舞曰撒麼都曰摩察曰濃
人曰山後人曰哀牢人曰蛾昌蠻曰解蠻曰魁羅蠻
曰傳尋蠻各有部落莫考所起其後哀牢夷有婦人
名沙壹居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有感而妊產子九

人是爲九隆其後子孫繁衍分爲九族散處山谷遂爲巨姓楚項襄王使將軍莊驕畧巴黔以西至滇池可數千里以兵威定之會秦擊楚大亂躋遂以衆王滇至漢武帝時滇王請降置益州郡而哀牢夷不附後漢光武二十七年渠酋賢粟求內屬奉朝貢明帝永平中渠酋柳貌率衆內附以其地爲哀牢博南二縣今之永昌府是也自是哀牢始通中國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瀾滄爲他人自後或服或叛莫考其世部中有仁果時者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强大居昆彌川號太白子國傳十七

世至龍佑那蜀漢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平益州封龍佑那爲酋長賜姓張氏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出山林徙平地傳十七世至長樂進求而遜位于蒙氏蒙氏始興曰細奴邏九隆五族之三十六世孫也唐高宗永徽四年代張氏自立國號封民稱蒙舍詔詔王號也其族據地稱詔者五而蒙舍獨居諸詔之南故曰南詔傳三世至皮羅閣玄宗開元十六年皮羅閣以兵滅五詔盡有雲南之地尋爲中國被吐蕃開沮蠻有功冊封雲南王遂築太和城徙居之天寶五年遣其孫鳳伽異入朝授鴻臚寺少卿賜樂一部自是

南詔始有中國之樂皮羅閣死子閣羅鳳嗣時楊國忠以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仲通褊急失諸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閣羅鳳不應虔陀陰表其罪閣羅鳳怒攻殺虔陀破姚州鮮于仲通將兵八萬討之次曲靖閣羅鳳遣使謝罪願還俘掠城姚州仲通不聽閣羅鳳遣其將段儉魏逆戰西洱河唐兵大敗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閣羅鳳遂臣于吐蕃揭碑國門明叛唐非得已也時楊國忠當國乃調天下兵命李密征之天寶十三載閣羅鳳誘密兵深入至太和城

堅壁不戰唐兵糧盡饑疫死者什七八密引還閣羅
鳳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其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
中國兵竟不能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自是南詔與
中國絕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畧傍小國自廣改
元長壽閣羅鳳死孫異牟尋立清平官鄭回者唐故
西瀘令也降于南詔以中國法教異牟尋乃僭立五
嶽四瀆改元爽三託之官王自稱曰元猶言朕也稱
其臣曰昶猶言卿也官之大者曰清平官以決國事
猶唐之宰相也時吐蕃入寇常以雲南兵爲先鋒又
重賦歛奪其疆隘南詔苦之鄭回因說異牟尋復歸

唐異牟尋然之會西川節度使韋皋遣人招異牟尋
遂謝絕吐蕃復臣于唐德宗貞元十年遣使賜南詔
金印異牟尋北面跪受之宴使者出玄宗所賜笛工
歌女曰先帝所賜龜茲惟二人在耳頃之吐蕃與回
鶻戰調南詔萬人異牟尋陽以三千人應之而自將
萬人踵襲土蕃大破之遂斷鐵橋韋皋復出兵助南
詔吐蕃苦唐詔倚角竟不能報四傳至豐佑入寇成
都取諸經籍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去自是南詔工
技文職與中國埒矣豐佑死子世隆立僭稱皇帝國
號大禮屢寇西川陷交趾兵威大振僖宗乾符二年

高駢鎮西川以兵擊敗之世隆始服蓋前後爲邊患者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世隆死子隆舜嗣唐以安化長公主妻之一傳舜子化真而爲布燮鄭買所弑鄭買者鄭回七世孫也篡蒙氏自立國號太長和三傳至鄭隆亶而爲東川節度使楊于貞所擊殺立其清平官趙善政代之國號大天興未幾于貞廢善政自立國號大義寧石晉天福元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以兵討于貞滅之段思平者段儉魏之六世孫也生有異兆于貞之亂思平逃匿摘野桃食之核有文曰青昔思平折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

楊氏政亂吾當以此日舉兵乎遂鳩黑蠻等三十七部討之是夜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其軍師董伽羅解之曰公爲丈夫去首爲天玉瓶去耳爲王鏡中有影如人有敵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天福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滅楊氏而有其位國號大理死僞謚太祖皇帝四傳至思聰爲宋太祖建隆三年王全斌旣平蜀欲因兵威取雲南以圖進太祖鑒唐之禍基于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自是雲南遂不通中國而段氏得以睨臨爨蠻以長世

矣大渡河者今四川黎州是也段氏七傳至思廉爲其臣楊義貞所弒岳侯高智昇以兵討義貞滅之復立段氏之裔正淳爲帝賞罰政令皆出高氏段氏擁虛位而已宋紹聖間正淳遣使人貢求經籍得六十九家自是雲南多文學之士矣又十傳至興智而爲元世祖所滅仍以其裔段實爲大理總管尋授宣慰使至元五年以皇子忽哥赤爲梁王都善闡今之雲南府是也至大德間中原版蕩梁王與段氏有隙至正二十三年明玉珍僭號于蜀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走威楚諸部悉亂大理宣慰使段功以兵擊明

王珍敗之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禡主妻之奏授功雲南省平章功自是威望大著而梁王曲意承奉以故功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一章促之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幃屏春雨紛紛促蜀錦半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悲生冤鬼哭功得書旣歸已而復往善闡梁人私語梁王曰段郎復來將吞金馬嚙碧雞矣梁王疑之密召阿禡主付孔雀膽一枚令乘便毒殺功主不忍夜私與功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功曰我有大造于爾家爾

父待我甚厚何得有此主再三言終不聽明日梁王
邀功東寺演梵令番將格死之主聞變失聲哭曰阿
奴不聽吾言果有今日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
欲自盡梁王守者萬方主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鴈
門深一片閑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
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誤我一生踏裏彩胡錦吐
噲吐噲段阿奴吐噲華言可惜也施宗施秀同奴反雲片波

潏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押不蘆乃北方起死回生草肉屏獨

坐細思量肉屏駱駝背西山鐵立霜瀟洒鐵立松林也而功之

子寶奴僧奴恒不忘復讐僧奴將適建昌華黎氏出

手刺綉文旗以與寶曰我自束髮聞父冤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是年高皇帝卽位金陵改元洪武而梁王尚據善闡與元主相通復奏舉寶爲雲南左丞未幾明玉珍復侵善闡梁王借兵大理寶荅書曰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狙栗而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獻璧吞虞金印玉書爲釣魚之香餌繡閨淑女設掩雉之網羅平章已亡兄弟罄絕止遺一嫠一奴奴再贅華黎氏嫠又可配阿禡妃如此事諾我必借兵如其不然待移金馬山爲點蒼山昆明池爲西洱池時來矣梁王見之恨寶入骨寶聞高皇

帝龍興奉表歸款 上降詔荅慰之寶尋卒子明以

洪武十四年繼爲宣慰使壬戌春 上遣潁川侯傅

友德西平侯沐英將兵破善闡梁王把都鴆死段明

懼乃馳書友德等其畧曰大理乃唐交綏之外國善

闡實宋斧畫之餘邦地莫能酬中國之郡邑民莫能

列中國之營屯征之而徒勞甲兵寬之而海納鱗介

乞依唐宋故事頒降雲南玉印一顆大統曆一本律

令一部比年小貢三年大貢則君臣之間兩無猜疑

上下之分各安勞逸友德英怒撻辱其使諭令速降

明再上書其畧曰善闡危如登天大理險倍投海計

如漢武習戰僅置益州莫能全土雄若世祖駐蹕只
緣善闡分裂餘區自古以講和爲上全師爲奇大國
旣有其兵小國亦有其備迨乎糧盡馬死將獨兵離
爲天下笑書後附以詩有方今天下平猶易自古雲
南守獨難之句友德等大怒督兵並進明兵大敗擒
俘京師雲南悉定分置府縣比之中州矣凡哀牢夷
自仁果時立國傳世三十有四蒙氏自細奴邏立國
稱王九世稱帝四世歷年二百五十鄭氏自買立國
傳三世歷年二十有六趙氏楊氏俱不踰年段氏自
思平立國傳世二十有二歷年三百一十有五又段

實爲宣慰使傳十世而我朝溷一

論曰嗟乎雲南在古荒服聲教弗漸自唐及宋則偃
然僭竊睥睨巴蜀元雖開省設官而疆圉瓜裂以羈
縻畜之迨乎我朝幅員溷一焚爨羅甸咸籍版圖
可謂盛矣第其疆域阨塞華夷雜居時恬則蟻聚蜂
屯有事則狼跳虎噉蓋負險使然也雲南臨安大理
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元江臨安南通交趾金齒
騰衝西擁諸甸瀾滄聯絡未寧麗江曲靖迤北而東
彈壓鳶集四境領要指掌可規矣諸夷之魁則元江
武定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川霑益並以兵力稱雄

向背靡一蓋自麓川伏法而滇境稍寧惟尋甸一帶
兵衛漸疎諸羅跋扈木邦孟密恃其險遠至今不聞
悔禍咎在撫綏關狀處置乖方莫可救矣至于滇南
北上必假道貴州萬一衝決何以越之聞滇池有徑
可達馬湖武定可達建昌川陸具存而榛塞莫啟刊
山通道之策所宜亟講也

孟密

孟密者木邦宣慰司部落也木邦自國初納款授
官與八百緬甸車里孟養諸酋競強鼎立而孟密有
寶井爲木邦利府陶猛司至領之陶猛者猶華言頭

目也宣慰使罕楛以其女曩罕弄妻司歪罕楛死孫罕窆立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孟密叛然猶未敢公侵木邦也成化初南寧伯毛勝守雲南墨孟密寶石許得自貢不關木邦太監錢能尤婪索無厭曩罕弄遂怙勢縱橫畧地自廣十六年太監王舉索寶石孟密曩罕弄罵不與舉遂疏孟密叛木邦請征之曩罕弄大懼時大學士萬安幸用事而周賓五者江西人也逋歸孟密謂曩罕弄曰無憂萬閣老貪聞天下又得權結納昭德宮與萬皇親最厚若遣人齎重寶投之不止不征且必授官比木邦矣曩罕弄從之遣人

多齋金寶校安安許之召職方郎中劉大夏啖以美
遷俾往撫處大夏辭曰某愚懦不任使安遂舉都御
史程宗往以意授宗宗唯唯至雲南時巡撫都御史
吳誠宗同年也言不可宗大怒曰萬公甚嗾汝敢復
忤之誠憂懣不知所爲發疾卒宗乃率鎮守及三司
往撫孟密冀曩罕弄出迓會曩罕弄所遣安使歸已
悉安意旨益踞傲不見宗且曰我見都堂須坐講宗
許之復曰我不得遠涉須都堂過自就我宗不得已
至南牙山就見曩罕弄坐定互講良久曩罕弄曰我
孟密之于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軀

倍大象矣寧能復納大象腹中乎宗曰然遂以所略木邦地畀之爲設安撫司以司歪子孫世襲其職木邦人訴辯宗宗輒笞辱之曰朝廷畫土分封汝寧得專耶狀聞萬安大喜遂以宗巡撫雲南尋遷刑部尚書曩罕弄旣立遂盡奪木邦之地罕寔奔孟止由是孟養諸番大不平遣大陶孟倫索提兵衛罕寔聲言必滅孟密會 敬皇帝卽位安宗斥罷按察副使林俊復稍稍割孟密地還木邦曩罕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世讐殺矣

孟養故宣慰使司也正統初宣慰使刀賔玉昏懦不

能撫輯諸夷部下貴姓酋長思仁遂擁眾麓川叛孟
養略取其地刀賓玉奔永昌死無子思仁益張遂屠
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事聞 睿皇帝
命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往征之師
次潞江思仁遣其將緬檢江守我軍不得渡先是刀
賓玉嘗遣思仁質晟府晟兒子畜之迺遣使諭降思
仁思仁陽許諾以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益急
政不勝憤欲攻之晟不許政遂獨率麾下夜半渡江
擊緬檢走之稜勝逼思仁上江頃之夷兵烏集政以
旂牌取救于晟晟不遣曰渡江非我使也左右力諫

晟乃以少兵往復逗遛政知晟無援意遂遣其子瑛
過江還曰汝急歸吾死今日矣瑛叩首泣請同歸政
拔劍叱之曰無多言將官死分也遂策馬馳夷兵馬
質夷兵攢刺爲泥一軍皆沒無孑還者晟聞敗遂燒
江上積餉披氊裘雜衆奔永昌布政使應履平按察
使賴巽以狀聞上遣使者問罪晟自知不免乃遣
人語使者曰吾王將也失律喪師不敢移罪他乞無
問遂以冷水啖酥餅發病卒時廷臣皆以麓川稱叛
以來國家芻糧之費百鉅萬士馬死者無慮數萬宜
放棄徼外以甦吏民上猶豫未決太監王振方寵幸

用事力勸上征之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
伯蔣貴益發湖廣四川廣西貴州及京營軍一十二
萬往擊思仁敗之思仁走緬甸驥遂割思仁所略孟
養地畀緬甸求思仁緬甸斬思仁縛其子思機歸驥
送京師斬之緬甸以其子銀起莽居守孟養頃之麓
川夷復擁思仁少子思祿攻銀起莽敗之復有孟養
之地驥等慮師老餉道益艱賊終不殄滅遂約思祿
許得部勒諸夷居守孟養如故復與立石畫金沙江
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懼聽命乃班師
以捷聞論功以王振從子一授錦衣衛指揮僉事驥

封靖遠伯貴進定西侯以死事功贈政威遠伯謚忠毅晟定遠王謚忠敬晟政之敗在四年驩征始九年訖十三年乃罷思祿雖無官其豪僭夷中無異王者成化中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大墨于諸夷思祿乃以祖母祿帶及諸珍物餌能能召見設飲食親與相對思祿稍稍縱橫弘治初詔以金牌信符給徼外土酋時孟養宣慰司廢除久矣兵部偶忘之以舊號領給思祿遂以牌符號召諸夷曰天朝復官立我諸夷信之遂略取旁小邑自廣會孟密叛木邦事久不平叅政毛科者素輕脫以平孟密自任或言須孟養兵

乃可科遂檄兵思祿思祿輕科欲不與則憤孟密叛
木邦得官與之則見弱乃以羸兵數千應科攻孟密
孟密笑曰毛官人欲以孟養殺我我姑以一命兌之
遂介馬來衝孟養兵原無鬪志大敗孟密設伏邀擊
殲什七八科僅以身免思祿大怒遂違誓渡金沙江
攻孟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時都御史金獻民巡撫雲
南聞變欲劾科科以計解尋稍謫貴州按察司副使
思祿旣違誓渡江遂不可制大學士謝遷科同鄉也
科復挾遷勢干獻民獻民復奏舉科曰臣聞使功不
如使過撫治孟養非科不可 朝議許之復以科爲

雲南按察副使科遂勸獻民請兵大舉上不許會
思祿亦遣人奏言絕域小醜本無叛情第爲隣惡誑
誤以干天法願入蠻莫十七寨贖罪得比米曾乞以
一子爲土官復宣慰如故大學士劉健欲許之以爲
思祿有官猶可制卽無官其僭自若也不如因而官
之遷復以科故勸劉公弗許思祿遂據孟養自立
論曰孟密孟養之亂譬諸蔓草樹以中官而灌以閣
輔日益滋長雖欲芟刈不可得矣麓川之役舉朝皆
以爲非謂王振專權逞忿而李文達公亦言麓川初
叛不委晟而遣別將遂至喪師此皆失實潞江致敗

晟實罪魁第 朝議以晟元勲之裔闢土安南有功
復畏法引慝自殞得蒙贈諡亦已幸矣思仁抗王師
殲大將釋而不誅辱國益甚振之罪惡通天若王征
麓川義正言順不可非也三原王公撰忠敬王廟碑
其言亦與文達略同溢美文過爲家狀所蒙第未知
國史所傳竟何稽也

蠻夷

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
往往有之與氏夷混雜通曰南蠻其種甚夥散處山
間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

近省界者爲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家十年則官司籍其戶口息耗登于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其俗各以其黨自相沿襲大抵慳吝猜疑絕禮讓而昧彞倫惟利所在不顧廉恥喜則人怒則獸睚眦之隙遂至殺人被殺之家舉族爲讐必報當而後已否則親戚亦斷斷助之卽有到不誨諺云苗家讐九世休言其不可居解也其人魁結跼躄陟崑穴躡荆棘捷如麀麀斑衣左袵或無衿襜竅以納首別作兩袂急則去之插雞尾于顛負蘭抱弩遇便輒鹵掠稀突箐中不可疏捕未娶者以銀環飾耳

號曰馬郎婚則脫之婦人雜海肥銅鈴藥珠結纓絡
爲飾處子行歌于野以誘馬郎滄淫不禁仲春刻木
爲馬祭以牛酒老人並馬箕踞未婚男女吹簾笙以
和歌淫詞謔浪謂之跳月中意者男負女去論妍媸
爲聘貲羸縮貧而逋者遞歲索之卽髮種種長子孫
不貸也飲食惡草以蕎灰和林粥釀爲臭瀋以魚肉
雜物投之曰醕蛆蚋叢噉以爲珍具矜富羨者則曰
蓄醕桶幾世矣歲時召親戚樹銅鼓鬪牛於埜刳其
負者祭而食之大齋若掌以牛角授子孫曰某祖某
父食牛凡幾要約無文書刊寸木判以爲信爭訟不

入官府卽入亦不得以律例科之推其屬之公正善
言語者號曰行頭以講曲直行頭以一事爲一籌多
至百籌者每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負於某其
人服則收之又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凌於某
其人不服則置之計所置多寡以報所爲講者曰某
事某事其人不履所爲講者曰然則已不然則又往
講如前必兩人咸服乃決若所收籌多而度其人不
能償者則勸所爲講者擲一籌與天一與地一與和
事之老然後約其餘者責負者償之以牛馬爲筭凡
殺人而報殺過當者筭亦如之言語侏儻甚者重譯

乃解與其曹耦善厚者曰同年同年之好踰于親串
與漢人善者亦曰同年稱其曹長曰茫稱人曰及自
稱亦曰及猶晉之言咱吳之言儂也不知正朔以鼠
馬記子午言日亦如之歲首以冬三月冬尚其一曰
開年占卜以雞骨推之視其壘以斷吉凶或折茅爲
兆病不服藥禱鬼而已不愈則曰鬼所嫉也棄之不
顧謂其巫曰鬼師死喪無服或葬或不葬大抵諸苗
之俗婚姻略同而喪祭異善爲蠱毒蠱無形而毒有
物中之皆能殺人或言蠱有神熠燿若月以昏暮流
人家爲崇以其日作蠱浹辰而出之以中生人則已

無生人則主人以其身服蠱解而哇之否則神將蔓
殃于其室其在金筑者有克孟牯羊二種擇懸厓鑿
竅而居不設茵第構竹梯上下高者百仞耕不輓犁
以錢鑄發土耨而不耘男女躡笙而偶免乳而歸其
聘財親死不哭笑舞浩唱謂之開尸明年聞杜鵑聲
則比屋號泣曰鳥猶歲至親不復矣在獨山爲九名
九姓苗徂詐而饗誠以元日爲把忌數門不出二七
而解犯之者以爲不祥烏羅着可以三月一日爲忌
二十五日而解在平樂爲紫薑苗嗜殺尤甚得讐人
卽生啗其肉夫死其妻嫁而後塋曰喪有主矣在白

納爲賣翁苗其俗賤老而貴少父老則棧而鬻之在
葛彰葛商爲短裙苗以花布一幅橫掩及骭在牂牁
之間爲八番子其俗勞女而逸男以虎馬日爲市夜
臥必圍爐厝火不施衾枕燕會擊長腰鼓爲樂以十
月望日爲歲首塋不擇日以夜靜出之云不忍使其
親知也在陳蒙爛土爲黑苗又爲天苗緝木葉以爲
上服女子甫十歲卽構竹樓塋外處之以號淫者人
死不塋以藤蔓束之樹間而已此皆苗俗之大略也
蓋諸苗所居必深山僻谷生而不見外事故其俗不
移無公家更賦之給故其民情縵土無彊果蓏蟲蟻

食物常足故皆喾厥偷生而亡積聚不通文字絕先
生禮義之教故枝柱淫佚與鳥獸同歸亦可憫也

羅羅本盧鹿而訛爲今稱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寧
谷馬場漕溪者爲黑羅羅亦曰烏蠻居慕役者爲白
羅羅亦曰白蠻風俗略同而黑者爲大姓羅俗尚鬼
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
功封羅甸國王卽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自羅甸東
西若自杞夜郎牂牁則以國名若特磨白衣九道則
以道名皆羅羅之種也羅羅之俗愚而戀主卽虐之
赤族猶舉其子姓若妻妾戴之不以爲讐故自火濟

至今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
目其人深目長身黑而白齒椎結跣躡荷氊戴笠而
行腰束韋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長刀箭箠富者以
金釧約臂悍而喜鬪修習攻擊雄上氣力寬則以漁
獵山伐爲業急則屠戮相尋故其兵常爲諸苗寇諺
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相應若率然也亦有文
字類蒙古書者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盂七
一枚抄飯哺許搏之若丸以七躍口食已必滌臆刷
齒以爲潔作酒盎而不縮以蘆管啐飲之男子則薙
髭而留髯婦人束髮纏以青帶烝報旁通醜不惡也

父死收其後母兄弟死則妻其妻新婦見舅姑不拜
裸而進盥謂之奉堂男女居室不類中華潛合如奔
狼而多疑忌相賊也白羅羅之俗略同而飲食惡草
盛無盃盤爨以三足釜灼毛齧血無論鼠雀舐豚蝻
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蕪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爲
信女子以善淫名者則人爭取之以爲美也人死以
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爲阿和俗同白羅以販
茶爲業

狔狔一曰狔獠其種有五蓬頭赤脚矯而善奔輕命
而死黨觸之則糜沸而起得人片肉卮酒卽捐軀與

之蹈奔湯火以布一幅橫圍腰間傍無襞積謂之桶裙男女同制花布者爲花犵狁紅布者爲紅犵狁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殮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厓穴間高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以木主若圭羅樹其側號曰家親殿在平伐者爲打牙犵狁慄悍尤甚善飲百物之毒以染箭辦當人立死觸其氣者亦死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二齒投之棺中云以贈永訣也在新添者爲翦頭犵狁男女畜髮寸許人死則積薪焚之又有猪屎犵狁者喜不潔與犬豕同牢身面經年不醜得獸卽咋食如狼

狝狝其俗與狠狝略同掘地爲爐厝火環臥不施被
席以牛衣籍之死則男女羣家俛尸而瘞之云爲死
者避壓也

狠橫一曰楊黃其種亦夥石阡施秉龍里龍泉提溪
萬山之界徃徃有之生理苟且荆壁四立而不塗門
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
織暇則挾刀操笥柳以漁獵爲業元宵端午架鞦韆
羣戲遂以淫奔把忌以三月之朔父母之死則焚其
衣服殉以牛馬云若贈鬼者然

狠家椎鬻躡屩不通文字好爲樓居飲食匙而不匕

衣裳青色婦人以青帛蒙髮若冒絮之狀長裙細績
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綵布一方若綬仍以青衣襲
之在室奔而不禁嫁則絕之喪食尚魚鰕而禁禽獸
之肉塋以傘蓋墓期年發而火之祭以枯魚以十二
月爲歲首俗尚銅鼓中空無底時時擊以爲娛土人
或掘地得鼓自壽張言諸葛武侯所藏者富家爭購
即百牛不怵也

宋家蔡家蓋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徃徃蠶
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徼遂流爲夷二氏風俗略
同而宋家稍雅通漢語或識文字勤于耕織男子帽

而長衫婦人笄而短袷將嫁男家遣人往迎女家則率親戚篋楚迎者謂之奪親既歸旦則進盥於姑舅夕則燂湯請洗三日而罷喪塋飯䟽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鬣者蔡家在底寨者與宋家同俗故世世連婚在養龍坑者無異苗人男女吹木葉而索偶人死不哭遶屍而歌謂之唱齋

龍家蓋徙笮驪氏之裔訛爲今稱其種有四在康佐者獨蕃恣睢懷讓難與約束好依深林薦莽之間狙伺圍奪急則鼠竄貪而善讐常以盃羹爲人犇命責逋負秒忽不能第忍近溪者善入尾灑獨魚鱉猾若

鵝鵝尾灑者猶華言水下也男子束髮而不冠婦人
斑衣以五色藥珠為飾貧者以薏苡代之春時立木
于野謂之鬼竿男女仔旋躍而擇對既奔則女氏之
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醜者終身無所取售人死
以杵擊椎塘和歌哭椎塘者曰也昇之幽崑秘而無
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龍家與仲家同俗而衣尚白喪服則易之以青婦人
緇布作冠若馬銜加髻以笄束之在寧谷西堡之間
者多張劉趙三姓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牛馬鬃尾
雜髮而盤之若蓋以尖笠覆之一曰狗耳龍家婦人

辮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狀亦曰小頭龍家其俗與康佐同

冉家邛笮冉氏之裔今酋陽烏羅部落之長多冉姓者一曰冉家蠻詎之曰南客子其俗散處於沿河佑溪婆川之間跋扈不諛尚武而善獵得獸必祭而後啗之地有沙坑深者十五六里昏黑不辨咫尺土人以皮帽懸燈而入鑿崖石而採之白色若礬謂之砂汞其良者若芙蓉箭簇簇逆落如榴房之解也碎汞以燒汞爲朱謂之新紅民間貿易用之比錢楮焉坑中往往得敗船朽木莫測所自朱汞有毒氣能殺

人採砂汞滿三年者多死人言飲丹井者壽又言術士能疑汞成銀鍊砂成金服之可以飛昇此皆幻妄迺今採者纍纍橫死無筭也仙壽之說安所憑哉棘人漢爲捷爲郡唐爲于矢部盡南詔之東鄙也古者有罪流之西方曰棘言使偏寄于夷也其人善事佛男女手數珠持番呪祈禱輒驗多有削髮爲僧者號曰提奢稍淳而易治聲音風俗與南詔略同謂虎曰金波羅

崗人一日崗蠻散處於牂牁舞溪之界在辰沅者尤多言語侏儻尚讐言而喜殺情于耕作男子科頭徒跣

或跋木履以鏢弩自隨暇則吹簾笙木葉彈二絃琵琶臂鷹逐犬爲樂婦人短裙長袴後垂刺繡一方若綬胃亦如之以銀若銅錫爲錢編次繞身爲飾富羨者以金環綴耳纍纍若貫珠也溽暑男女羣浴于河冬月以茅花爲絮男女仔拋毬相譁偶意者奔之謂之偷香飲食不食鹽醬人死以尺帛裹頭爲服爭訟不入官府以其長論決之號曰鄉公

猺人古八蠻之種也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連巴蜀皆有之椎結斑衣兒時燒鐵石烙其跟蹠以油臘沁之重趺若鞞兒始生秤之以鐵如其重漬以毒水及

長鍛而爲刀終身用之試刀必斬牛仰刀牛項以肩
負刀一負而殊者良刀也婦人黥面爲花卉蜻蛚蝴蝶
之狀蹋歌而偶奔者入崑崙插柳辟人嫁則荷傘
懸草履一兩從入夫家示行色也採竹木爲屋綯繆
而不斷繩樞輦竇覆以菁茅樹畜粟豆羊牛雜以爲
餉不足以山伐獵獸而續之燔爨草具毛血淋漓雖
富者亦惟多釀酒時時沉酗爲樂且不知世有珍羞
之和黼黻之華也山田瘠墉十歲五饑急則隳突漢
界持短鎗控大弩毒矢攻剽墟落踉蹌篋薄中飄忽
往來不可蹤跡拒敵則比耦而前執鎗者前却不常

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矢盡便投弩挾刀
與鎗俱奮山中多杉板滑石膽礬茴香草檳榔諸
藥物時時竊出市博魚鹽又多散地肥而多稼四方
亡命若避徭賦者此爲逋藪淆雜夷中爲之通行囊
橐鄉導分受鹵獲結黨既夥則公墮城堡劫官寺故
廣之東西歲苦兵事諺云比年小征三年大征然亦
厯矣史氏槃瓠之說雖恍幻難稽然徭人多槃姓者
或訛而爲盤云徭獠雖異族而信鬼畏誓大略相同
在唐虞謂之要服蓋以信義要質而已秦時與板楯
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二隻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

人安之宋時范成大帥廣西時令諸徭團長納狀云
某等既克山職今當鈐束家丁男行持棒女行把麻
任從出入上有太陽下有地宿翻背者生男成驢生
女成猪舉家絕滅不得對好翻非偷寒送煖上山同
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
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殺戮也自是帥事二年諸徭
無及省界者

獞人五嶺以南皆有之與徭雜處風俗略同而生理
一切陋簡冬編鵝毛雜木葉爲衣搏飯掬水而食居
室茅緝而不塗衡板爲閣上以棲止下畜牛羊猪犬

謂之麻欄善爲毒矢射人物中者焦沸若炙肌骨立
盡雖猛人亦重畏之不敢忤視又善爲蠱毒五月五
日聚百蠱于一器令自啖食存者留之持以中人無
不死者又爲飛蠱一曰挑生一曰金蠶皆鬼屬而毒
人事之可以驟富害人者類于飲食內之令人心腹
絞痛面目青黃吐水而脉沉色黑豈豆脹而皮脫嚼之
不腥易以白礬其甘若錫治之以歸魂散雄硃丸在
胃鬲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丹下之聚而成村
者爲尙推其酋長曰尙官尙官之家婚姻以豪汰相
高壻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結草屋與居謂之入寮

兩家各以鼓樂迎男女至寮盛兵爲備小有言則兵刃相接成婚後妻之媵婢迂意壻即手殺之自入寮能多殺媵婢則妻黨畏之否則謂之懦半年而後歸夫家人遠出而歸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籃迂之脫歸人帖身衣貯之籃以前導還家言爲行人收魂歸也親始死被髮持餅慟哭水濱擲銅錢紙錢於水汲歸浴屍謂之買水否則隣里以爲不孝

獠人古稱天竺咳首僬僥跛踵穿胸儋耳狗軹旁脊謂之八蠻其支而尤異者則有飛頭鑿齒鼻飲花面白衫赤視之屬今嶺表左右及海外諸國在在有之

而儋耳交趾遂以名郡其俗各以其黨沿習不一好
依深山積木以居名曰干欄以射生爲活雜食蟲豸
以鼠子未彘者啖以崖蚤嚼之跳躍唧唧有聲號曰
蜜唧以爲珍具無叛籍部勒每村推其長有智者役
屬之號曰郎火父死子繼餘稱提陀提陀者猶華言
百姓也歲首則郎火以玉盃十二貯水隨辰位布而
禱焉經夕集衆往觀若寅有水而卯涸則知正月雨
二月旱餘俗大略與獠獯同而好殺尤甚父子有隙
手刃者先之若殺其父走避於外得一狗以謝母然
後敢歸母得狗謝不復嫌恨報讐相擊必食其肉而

臥其皮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剝其面而籠之竹木鼓
噪而祭之以徼福利

黎人鳴蠻也今爲瓊崖儋萬四州治黎有生熟二種
生黎有名無姓不受約束孰黎慕化服役稍同編氓
多符王二姓其地有五母山山之中皆黎族盤據聚
而成村者曰崗崗各有主父死子繼夫亡妻及男子
文身推結挾刀控弩婦人戴箛笠爛衣有裙而無袴
春時笄女戲鞦韆以誘散仔携手蹋歌名曰作劇女
伴互施針筆涅兩臉爲蟲蛾花卉名曰繡面以色絲
和吉貝雜織爲錦釀酒多雜榴花地產水沉龍涎犀

象翡翠珠璣異物親死不哭啖生牛肉以表哀痛葬
則昇襯而行前以鷄子擲地不破即爲吉穴也客至
未識者主人穴隙窺之客儼然矜莊始遣奴布席客
坐移時主人乃出不交一言少選置酒先以惡草具
進客食不疑乃喜更嘉肴款曲即親串交會不脫兵
仗三爵後請各弛備然終不離酒所警歎爲忤便握
刃相戕時時剽掠省界爲害也

蛋人瀕海而居以舟爲宅或編蓬水滸謂之水欄以
漁釣爲業辯水色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善余水採
珠螺以繩引石縋人而下手一刀以拒蛟龍之觸得

珠螺則以刀擊其繩舟人疾引而出之稍遲則氣絕矣

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北還散處南海其人深目猴喙以採藤捕蠮為業或曰盧循遺種也故又曰盧亭云

論曰嗚呼諸蠻之俗醜惡不足錄錄之亦有深意焉堪輿乍分函夏之地黎首蠢蠢與鳥獸無異五帝三王賢聖通作獎掖以仁義陶鎔以禮樂而匡弼以刑罰然後人知衣冠之華飲食之美而彛倫之重其在四裔魍魎之與遊豺狼之與居仁義禮樂之教刑罰

之政曾未目覩猶之函夏之初何怪其俗之醜惡也夫風氣人文相依周轉振古以還四隅之地西北爲首東北次之東南又次之西南其最後者也周初封箕子于朝鮮卽爲嘉域而淮徐之區擯爲戎狄太伯端委以治吳猶不革裸髮文身之習秦漢開百粵而武帝以閩夷叛亂徙其民於江淮間空其地其時固薦菴狐兔之墟也乃今聲華文物與中州等矣武帝遣唐蒙通夜郎閉於昆明元始拓土然直羈縻之而已我朝龍興始列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賓貢蓋氣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旋風之披拂首西北而終

西南者之明驗也焉知百世之後湮燹之地不有聲
華文物如閩廣之交者乎又焉知八百車里緬甸諸
夷不有列郡縣置官吏之日乎

廣信府同知鄒

潘

帝以閩廣地廣其民以重推官方以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終